

1937, 南京大救援

——西方人士和国际安全区

Friend! The second box came in today.

I can tell you what feeling I have when I see the box you sent. It has been my since last time, and I go back to the same place! The day you sent me today, I made for my home. I never wave it much because I did not come home via the Pacific. The many tapestry bag I must send out to people f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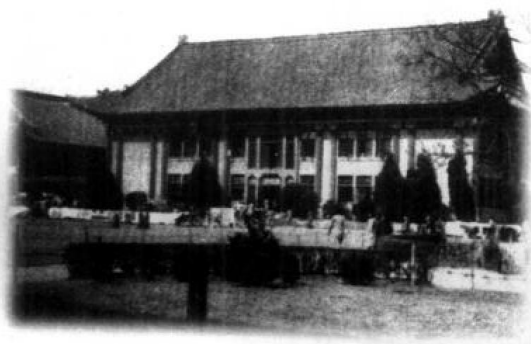


尹集钧◎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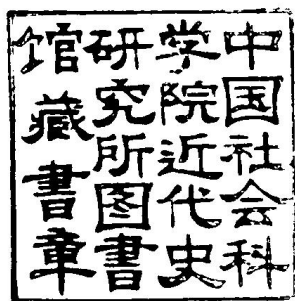
文匯出版社

1937, 南京大救援

—— 西方人士和国际安全区



尹集钧◎著



文匯出版社

K265.6

Y596

1

责任编辑：紫 裴

封面装帧：周夏萍

版式设计：吴 文

1937, 南京大救援

——西方人士和国际安全区

尹集钧 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青浦任屯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0,000

印数: 1—5,000 印张: 9.125

ISBN7—80531—492—6/K·12

定价: 13.00 元

138025

d



序

路是人开的，该往前走，不能再犯历史的错误。

我们该从历史中采取经验与教训，是时候了，不要再迟疑，不要再等待了，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该做的工作！

而历史中，主要的就是奉献、洒爱的过程。

是为序。

陈香梅

1997. 4. 11.

FOOD / 21



作者简历

尹集钧 1927年出生于中国成都平原的仁寿县团坝子，幼随父尹静夫从政职务的调动，辗转西昌、重庆、南京等地。1941年日机滥炸重庆，其家被毁，一度成为流浪孤儿。后加入中国空军，随入交大攻读，长期从事航空工程。1980年赴美定居。写有大量的政治评论，发表于《星岛日报》、《世界日报》，仅1996年，即发表128篇，广为读者欢迎。

1996年与史咏同著《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一书，这部第一次以中英文和450张照片相佐证的重要历史文献出版后，在美国及世界各地引起很大反响。

目 录

序	陈香梅
主人公介绍	1
第 一 章 暴雨欲来风满楼	21
第 二 章 与爱金陵且先筹	29
第 三 章 千里追驰一沧海	36
第 四 章 含辛茹苦谁知酬	42
第 五 章 顶着屠刀试一走	52
第 六 章 哀歌千曲令人忧	65
第 七 章 乌云开处明月在	77
第 八 章 一江凄水向东流	86
第 九 章 我不舍命谁舍命	90
第 十 章 我不救人谁来救	94
第 十 一 章 “入城”之日屠城血	99
第 十 二 章 腥风血雨悟自由	104
第 十 三 章 万人刀下结同仇	111
第 十 四 章 千般威逼我独受	117
第 十 五 章 婴啼乳笑心已足	124
第 十 六 章 炊烟冉冉暖升州	135
第 十 七 章 救死扶伤重九天	141
第 十 八 章 铁鞋踏破无怅惘	153
第 十 九 章 负辱撞险心甘愿	156
第 二 十 章 犯难献身何所求	166

第二十一章	笑为榄渣人得油·····	171
第二十二章	卑躬奴膝官新献·····	176
第二十三章	鬼哭神嚎何时了·····	182
第二十四章	扬子垂泪尸山愁·····	190
第二十五章	老妇幼女遭躏蹂·····	195
第二十六章	圣诞之夜尽苦酒·····	205
第二十七章	七朝金陵火烧天·····	209
第二十八章	烧尽前恶人永久·····	215
第二十九章	朔风凝雪薄衫透·····	224
第三十章	喊夫唤子情不朽·····	233
第三十一章	你敛你财金作囚·····	237
第三十二章	我献我身孺子牛·····	244
第三十三章	栖霞落日寒风瘦·····	252
第三十四章	百里江宁难回首·····	262
第三十五章	愿作长江东流水·····	274
第三十六章	万年千载一方舟·····	280

主人公介绍

当故事的主人公，一个一个以他们的淡泊己身和狂热奉献出现在读者面前时，他们的纯爱和“我不闯地狱，谁闯地狱”的宽广心路，一字、一泪、一血，以他们经历的在六十年前所遇过的那一段苦程，震撼着人类被自私、贪厌、罪恶所统治的世界，荡激着读者的心扉。

一面小小的红十字旗，敢于与坦克大炮相对垒，简直是西方的《天方夜谭》和东方的《聊斋志异》所不曾述及的。然而，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南京就发生过这样子的故事，一群西方人士凭着他们的平凡、诚朴和正义，冲破了数十万人被杀、数万妇女被奸的空前大黑渊，带领二十五万难民脱离死亡，也将人类文明带进了一片光明的蓝天。

德国人辛德勒雇用了一千个犹太人，并保护这些犹太人免遭法西斯屠杀的事迹，在全球传颂。而本书的主人公费奇、马骥、拉贝、魏特琳这些美国人、德国人，毫不为己，拯救了二十五万中国难民的更为伟大的史实，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这是人类的不平和历史的遗漏吗？

不，人们没有忘记他们，历史也不能没有他们！

世界需要爱，世界更需要洒爱人！



[美]费奇

(George A. Fitch, 1883—1972)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

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区负责人

当我回到总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队中国士兵向我提出保护的请求。我们告诉他们唯一可以获得生命的道路是放下武器并换掉军装,然后将给予他们一个政府的大型建筑作为避难所。这是他们悲哀的日子,他们大多数都是勇敢的人,他们大约两千人从上海前线退却下来,已经遭受到不可言述的困难了。但是更为悲惨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我离开几天后,这些人全被日军强行拉成一线,每五十人绑成一组。我赶到那里时,日军上尉说日军需要力夫清理城市,将会善待力夫并会给予一定报偿。我全然无力阻挡日本军人。但是,你可设想,当我后来得知这些人全部都被机枪杀死在一块空旷地上而无一活口时,我的痛苦和愤怒。

(原载费奇《我在中国八十年》第十章)



[美]魏特琳

(Minnie Vautrin, 1886—1941)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

金陵女子大学教务长

在华服务 1912—1941

魏特琳日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苦难的日子似乎没有尽头,每天早晨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过另一个二十四小时。

早餐时我们收集了二十个卫兵昨晚造成伤害的事实。两个妇女被强奸。但我们理解,必须小心而灵活地运用这些事实,否则我们将引起警卫们的憎恶,那将比我们已有的麻烦更为糟糕。

下午一时半,我和艾奇逊的厨子乘使馆汽车前往我们的西边大街。他听说他的七十五岁老爸被杀,想去看一下,我们发现老人躺在道路中间。他们把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并以麻袋覆盖。这个老人曾拒绝前往使馆寻求庇护,说他确信自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市内全体外国人下午递交一封请愿书,呼吁在南京恢复和平——为了此地的二十万中国人,同样也是为了日本军队的利益。曾

经在南京住过的人,难以想象现在街道的状况——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与轿车翻倒在街上,到处都是死尸,脸已变黑,遍地是被丢弃的士兵军服,每座房屋和商店如果不是被烧掉,便是被洗劫或捣毁。安全区内的街上挤满人群,区外除了日本人很少看到中国人。

今晚校园必定有六千或七千(九千或一万?)难民。我们这几个人忙于安排简直累垮了——我们不知道还能承受这种紧张多久。

大火照亮了东北、东面和东南的天空。每晚火焰冲天,白天的烟云告诉我们抢劫与破坏的事还在继续。

我们与外在世界完全隔绝——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无法送出信息。今夜守卫大门时,门房说度日如年,生活失掉了全部意义,确实如此。



[美]马骥

(Rev. John G. Magee, 1884—1953)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

美国圣公会牧师

在华服务 1912—1938

马骥的一封信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过去几周的恐怖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从未想到日本兵这样野蛮。已有一个星期的屠杀和奸淫。他们不仅杀死抓到的每个俘虏,而且杀死许多各种年纪的老百姓。街上许多人像猎兔一样被击毙。从城南到下关,到处都是死尸。就在前天,我们目睹一个可怜的流浪汉被杀。两个日本兵并不比打死一只老鼠更在意,一直抽烟、谈笑。

我们学校厨工的儿子,五天前在池塘边洗米,便与其他一百多人一起被抓走,他们的手腕都绑着粗绳,就在苏所村附近被逐个枪决。他和一个店老板幸好在队伍的末尾,他们的手腕没有像通常那样被拴在背后,而是绑在胸前。他们开始用牙咬松绳结,并且成

功地解开。他们躲进一个阴沟两个夜晚和一个半白天,未被发现。以后他们遇见一个日本兵,他无法搬运抢来的一桶酒,便命令他们代为搬运。他们也愿代劳,因为这将给他们带来安全并得以进城,因此这个男孩终于来到我们在下关的人员的住处。

我的司机的两个弟弟被抓走了,我陪他的太太出去(找),因为他不敢去。她最后终于看到了两个小叔子,我便去找一个小官,可能只是一个军士,伸出两个手指用英语说:“两个人——不是兵。”当我走近时,他狠狠地看着我,怒气冲天地在说什么,我估计是“滚开”!便转身对司机太太说:没希望了。我们只有回去。

大约是星期二(十二月十四日)晚上,我遇见两群男人被押在街上走,全部四个四个绑成一组。一个人未穿裤子。总共定有五千至六千人。有好几天我们可以听得出机关枪声的路线,这表明这些人在市内不同的地方被处决。这里无法弄清屠杀的实数,但我估计有两万人,包括那些在街上被打死的。

昨天我同日本新驻华副领事田中一起去下关,因为他要在国外人的房产上张贴告示,根据不同情况说明这是美国或英国的产业等等。位于下关的建筑物,大约只剩下我们的住宅、美孚煤油公司、中国进出口公司和扬子饭店。

我们的前门被捣毁,室内一片狼藉,所有衣柜都倾倒在地板中央。地板和三楼的一张床上有明显的血迹,至少有一支破枪,因此我认为某个或某几个中国士兵可能在此被困,或至少在此避难。他们可能翻开箱子寻找便衣以替换军装。其他值钱的东西看来仍原封未动。

下关情况可怖,所有熟悉的景象似乎荡然无存。

现在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强奸妇女,它往往以一个我闻所未闻的、最无耻的方式在进行。街上到处是搜索妇女的日本人。我们的贮藏室住满妇女,有些甚至睡在我们的饭厅。房内挤得真像沙丁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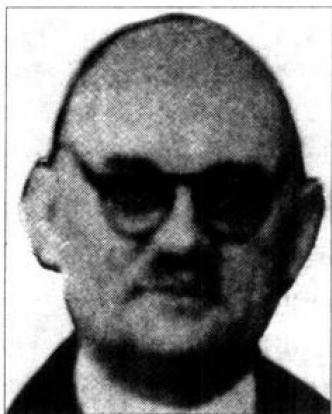
罐头。她们睡在楼上大厅里,也有母亲和女儿睡在我们的浴室里,妇女们满怀恐惧终日坐在屋里。几天以前有一个小庙的和尚走过大街进来说,他曾目睹日本人抓走两个尼姑,所以请求我们收容若干尼姑,我们答应了并收容下来。

鼓楼医院有许多少女,她们在那里帮忙做护士工作,即令是真当护士她们也是非常出色的。昨晚一个士兵进入妇女的房间,爬上三个妇女的床,她们吓得大叫,这个士兵未能得逞,威尔逊医生前来赶他出去。他用枪对准威尔逊医生,医生以为他要开枪……

昨天下午,史波林先生和我前往几处房屋,那里到处有士兵强奸妇女。我们进入房间,有个妇女坐在地板上哭泣,人们说她被强奸污了。又有人说还有一个士兵在楼上,我到三楼一个房间并猛力敲门,里面的日本人稍有回应,我用德语和英语呼喊“开门”,这个人终于出来,在他下楼时我骂他“畜生”。

此类恐怖事件现在布满全城。当我告诉日本总领事时,他说:“这是无可避免的。”今天我告诉《朝日新闻》一个记者,他也说“无可避免”……

自然,我知道的只是实际发生的罪行的很小部分,但我认为所说的已足以让人了解本市民众生活在什么样的一座地狱里。仿佛是一个恶梦,而每当我深夜或清晨醒来时,又恐怖地发现这并非梦。



[德]拉贝

(John Rabe, 1882—1953)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
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

拉贝的自诉

一九四九年六月于柏林

切莫忘记。

如果你经历过剧烈的战争和骤变,以及目睹过它的后果和苦难,不管这是发生在别的国家或自己的门口,你都不乐意谈及这些事。但是,不论以什么战争名义进行的暴行,则是不可遗忘的。因为这些记忆,能够有助于我们避免新的错误。

我们德国及所有的德国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优秀或次劣。我不想嘲弄美国人、中国人、荷兰人或我自己的同胞,不想中伤任何人,每个国家都有好的和坏的因素,诚实的和犯罪的人。我只是很难过,战争总是让罪恶上升到主要的层面。赔偿和惩办是必须的,但应由当事国的人民来断定。

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我在这个远东的国度里获得一些成

就。但同时我的中国和美国朋友给予我的援助,才让我的一家度过了一九四七年柏林的饥荒年代,使我甚为感谢。当一九四七年中国政府邀请我就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在我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期间日本人的暴行出庭作证时,我谢绝了。我不想亲眼看到日本人由于他们的罪行走上绞架。而这些判断不是我的责任。



[美]贝茨

(M. S. Bates)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
金陵大学副校长, 历史系教授
在华服务 1920—1950

贝茨给麦金(J. C. Magin)的信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

我注意到你曾致《纽约时报》说,有关日军屠杀的故事是虚构的。可能这时你已经知道它们是太千真万确了。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这些事情,我也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这使人们想起古代的亚述暴行。我们未曾料到如此恐怖,当这些事情开始的时候,对我们是可怕的震撼。

……中国慈善团体从事大部分掩埋工作,其负责人告诉我,从一月二十三日 to 三月十九日,已掩埋尸体三万一百零四具,他们估计尚待掩埋的数字与此相近。其他一些团体也从事掩埋工作,还有一些尸体由亲友自行掩埋。例如,城外约一英里处我们的教会公墓的守墓人告诉我,在城外被杀的两千至三千平民,是由当地老百姓